

人生况味

一个人的花园

刘鹏凯

花园里很静。白色的姜花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，从斑驳的木门望过去，它们像一群白鹤立在绿草中。墙是有些老了，从青色的古城砖可以辨别出它的年代，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它生命的延续，因为，这是历史。更何况还有许多草，它们长在墙根下、墙缝里、墙头上，给灰色的墙注入了绿色，带来了生命。

花园里还有许多树，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正当我想想着它们的年龄时，就冷不丁听到一声鸟叫，抬起头才发现，鸟儿不是一只，而是两只，它们在树上亲昵地交叉着脖颈，或者梳理着羽毛，或者东张西望，或者蹦蹦跳跳，然后一起啾啾啾地鸣叫，那是吃语，那是撒娇，其实那是鸟儿们在树上谈着自己的恋爱。

顺着小径继续往里走，阳光就顺着树冠间的空隙漏下来，洒在身上，浑身上下顿时觉得暖暖的，洋溢着暖冬的气息。今天的天气真是有意思得很，早上还下着如丝的细雨，这会儿已经晴朗得像春天了。我就一个人暗想，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走，实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。

这个时候，从拱形门庭里闪出一个老人来，他非常瘦小，一件毛衣几乎裹了全身。这个老人像北方人过冬一样将双手插进袖筒里，脸上泛着幸福的笑容。他三两下就走了过去，问我们从哪里来，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又问我们等会儿还到哪里去。他很健谈，双手时不时从袖筒里抽出来，做几下比划，然后再插进去。走近了我才看清楚，他的脸和那些墙一样，头发却不像墙上的草，都已花白了，但仍觉得他很年轻，慢慢才发现，那全是因为他的笑容，他的乐观态度。

正说着话，这个老人突然一声不吭地走了。我看见他飞快地走过一片绿地，一闪身就不见了，我正纳闷着，他却又一声不吭地出来了。他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菜刀，只见他顺着老墙走到那片姜花前，手起刀落，将那绽放的姜花砍了好多抱在怀里，之后，他又顺着老墙飞快地走到我们跟前，将手中的姜花分发给给我们，霎时，我被笼罩在香气扑鼻的姜花里。老人说：它们早都开了，清早起来，满园子都是香味。他还说：从北方到南方，我见过许多花，只有这种花的香味最怡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老人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，毕业后去了安徽，在当地的一所大学任教。他会说粤语，会说英语，但最爱说北京话，纯粹地道，字正腔圆。后来我还知道，他是个混血儿。这一生，他经历了许多磨难。老人在沧桑的人世间见到过许多种花，香的或者不香的，开放的或者不开放的。老人七十多岁了，是老了，可他又很年轻，像姜花。

我把目光从老人的身上转移到他身后的房子上，那是颇具欧洲建筑风格的老房子，西式的屋顶、窗子，还有门，几缕轻烟从雨道里漫出来，空气里立即有了些许烧干草的味儿。从屋顶看上去，是一方蓝天，还有几片白云，它们一直就这么存在着。微风吹过，不留一丝痕迹。这时已是深秋了，树叶照常在绿，花儿照样在开，不知是时间改变了空间，还是空间改变了时间，反正这就是年月日，这就是水与火。

偌大的花园里依然寂静无声，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老人守护着自己的花园，就是守护着自己坚韧的灵魂。那两只鸟儿飞走了，或许它们明天还会再来，但它们永远不会明白，老人小时候离开了这里，老了为什么又回到了这里。

这是一个梦！我们要告别了，老人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门外，送到巷道口，然后挥挥手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离去，不说一句话，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容。我们都走好了，他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回来后，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，我仔细翻阅着当地的资料，从书中得知，那个花园叫共乐园，那个老人叫唐鸿光。

外面的雨瞬间大了起来，哗哗作响，不知怎么，我突然牵挂起那个守着一个偌大花园的老人来。在这样的一个夜晚，他在想些什么？又在做些什么呢？

冬日的琼北，风是清冽的。走在澄迈老县城的访古步道上，心却是暖融融的。此来，为寻一座阁，更为见一个人。

这座阁，名唤通潮。潮来潮去，通达四方。据《澄迈县志》记载，此阁始建于隋，地处琼州海峡北岸要冲，曾是中原与海南往来的要津。千百年间，无数谪臣羁客、文人商贾，在这里登岸或离岛。

通潮阁的原有建筑早已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，但其承载的精神却从未消散。2025年4月，一次考古勘探，让一块“飞阁俯长桥”的残碑重见天日。根据碑文，考古人员推测，残碑刻立时间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(1684年)。彼时，澄迈知县吴世焜见当地“文运不昌”，遂集资重修里外二桥，盼以桥通文脉。这朴素的愿景，道出海南文化传承中一个重要主题：在这片被碧海环绕的土地上，文明渡海，需要桥梁，更需要摆渡人。

我此行所要寻访的，正是这渡海文明中最耀眼的摆渡人——苏轼。

谪琼三载，从初至时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的困顿，到结茅讲学、掘井劝农、传医施药，真正与这片土地、这里的百姓融为一体。他完成了从流放的官员，到文明拓荒者的蜕变。海南的山水滋养了他，他也以一颗文心反哺了这片土地。以至于北归之际，他能坦然说出：“我本儋耳民，寄生西蜀州。”

元符三年(1100年)，获赦北归的苏轼，自儋州北上，途经澄迈，登临通潮阁。站在今日的遗址之上，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一位须发染霜、面容清瘦的长者，正缓缓踏上那吱呀作响的木梯。凭栏远眺，琼州海峡烟波浩渺，对岸轮廓若隐若现。北望中原，是迢迢归途，是亘测朝堂；南望儋州，是抚慰过他的热土，是难舍的乡亲。百感如潮，涌至笔端，化作《澄迈驿通潮阁二首》：

倦客愁闻归路遥，眼明飞阁俯长桥。贪看白鹭横秋浦，不觉青林没晚潮。

归途，对于这位在“鸟飞犹是半年程”的天涯海角熬了三年的老人而言，是甜蜜，亦是苦涩。诗之开篇，便道出“倦客”归途之“愁”。一愁路途漫长：自儋州返回中原，千里跋涉，舟车劳顿，他的衰病之躯，能否承受？二愁前途未卜。朝堂晦暗不明，回去是重获新生，还是再陷泥潭？归乡的喜悦，被这双重的“愁”绪所笼罩。

然而，他是苏东坡。登阁远眺，视野瞬间开阔，心境亦随之流转，他旋即沉醉在白鹭横秋浦的景致里。“贪看”二字，写尽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痴迷。这一刻，他忘却了戴罪之身，忘却了宦海沉浮，忘却了归途艰辛，只是一个纯粹的赏景人。他看得那样出神，连身后的青林，被悄悄上涨的晚潮淹没，也未曾察觉。个人的烦忧，在天地大美面前，被温柔地悬置、稀释了。

这，何尝不是他更深一层的归途——精神上的回归。此处的“归”，无关地理迁徙，只关乎

一拭纪风华

通潮阁上话归途

李玉叶

内心的澄澈与安定。面对未知的前程，他选择安住当下。未来风雨难测，但眼前的白鹭、澄江的潮水、吹拂衣襟的海风，皆是触手可及的真实。生活之美、自然之美，成了他横渡人生沧海的舟楫。

东坡的一生，都在践行“遇遇而安”的哲学。早在黄州，他便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；在惠州，他笑谈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；至儋州，更道“我本儋耳民”。通潮阁上，他再次践行此道。当肉身与仕途的归路皆缥缈不定时，他稳稳地走在精神的归途上。这条路，无人可以流放，无人能够剥夺。

若说第一首诗是近观的沉浸，第二首便是远望的苍茫：

余生欲老海南村，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鹏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

他原已决心终老海南，北归的诏书却意外而至。极目远眺，鹤鸟的身影没入苍茫天际，中原故土渺远如一缕青丝。这画面里，有对命运的顺从，有对归乡的恍惚，更有一种超脱于个人际遇、置身浩渺时空的苍茫。那“一发中原”，是地理上的故乡，是文化上的母体，更是漂泊者灵魂深处的皈依。它如此遥远，又如此清晰；如此微弱，又如此坚韧。

两首诗，如一镜之两面，完整映照出东坡在人生渡口的复杂心绪：不避困顿，不掩迷茫，却总能在暗处看见光亮，在动荡中守住澄澈。

短暂停留后，东坡于六月二十日夜乘船北归。月色皎洁，潮声如鼓，回望生活了三年的海

岛，万千感慨凝为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。至此，所有的诬陷、磨难、困顿，皆如云散月明。通潮阁上的那一望，成了他精神上的又一次涅槃。此地，是他三年谪居生涯在陆地上的终点，也是其渡海北归行程的起点，更是他心灵从困顿走向澄明的转折点。此后，他带着“天容海色本澄清”的顿悟，带着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丰盈，走向了更为旷达的天地。

海风猎猎，将我的思绪从九百多年前的烟波中拉回。遗址空寂，草木萧萧，唯有潮声依旧。但那阁、那人、那诗，却从未远去。

古阁虽倾，却早已化作精神坐标。它无声地提醒每一位来访者：人生路远，谁都可能成为“倦客”，谁都可能面对“归路”的迷茫。但我们可以如东坡一般，在匆忙步履中“贪看”天地之美，在困顿境遇里保持眼明心澄。

东坡已逝，却早已凝成文脉脊梁。他当年撒下的文明火种，已在琼岛大地扎根生长。儋州东坡书院书声琅琅，桃榔庵草木深秀。更深远的是，那份民本仁心，那份遇挫则达的韧性，已如椰风海韵般，融入这片土地的性格深处。

何为归途？东坡未曾明言。但在这不息的潮声中，我仿佛听见了他的低语：归途，不在过去，不在未来，只在当下一念。心若能安，处处皆是故乡；心若澄明，时时可见天地。

风止潮平，云开月明。离去时，我不再执着于寻觅那座有形的楼阁。因为它，连同那片潮声、那缕诗魂，早已在我心深处悄然立起。此心安处，即是归途。



《通潮阁吟诗图》(国画) 刘运良作

风物写意

春雨到琼西

杨帆

在琼西，春雨没有那股温存的脾气，也不会悄悄地来。这不，当木棉花们竟艳的喧闹声刚停，它便在黎明前的宁静里，陡然间噼里啪啦地砸下来了。不是“润”，是地地道道的“拍”，是“打”。这声响格外有力量，仿佛千军万马从远处的新宁坡上疾驰而过，蹄声踏碎了黎明的寂静。也像是一串无数长短不一的手指，急切地弹在了百万亩感恩平原的键盘上，那雨幕底下，连绵的大棚是白键，有序排列的高压输电塔是黑键，在微露的晨光里，默默弹奏着琼西人民向好的生活变奏。

我躺在床上，听着这热闹的雨，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吵。这声音里，没有乡愁，也滤去了伤感，尤其夹杂着窗外被雨点敲醒的几声鸟鸣，更加显得生机勃勃。我想象着那百万亩高效农田里，该是怎样一个温暖而湿润的世界。那些嫩绿的哈密瓜秧，那些初生的燕窝果，那些摇晃着胡须咧嘴大笑的玉米棒子，大约正伸着懒腰，贪婪地吮着这从天而降下来的琼浆吧。这雨，不是打在泥土上，倒是实实在在地打在了农人的心坎上，把那蛰伏了一冬的盼望，又全都给浇得活泛起来了。它们唤醒的，是沉睡的土地，更是这平原上无数颗憧憬着来日的心。一年的光景，那些关于丰收的、沉甸甸的愿景，便是在这一阵又一阵急切的拍打声中，被实实在在地激发出来，扎下了根。

天亮时，雨小了些，成了绵绵的、斜斜的细雨。突然想起去年撑伞在鱼鳞洲赏春雨的情景。那座褐色的、满是裂纹的火山，还有一个别名叫海军山，在春雨中愈发显得沉默而倔强。雨水顺着那些刀劈斧凿般的石缝淌下来，把山体染得深一块浅一块，像一位披着湿漉漉苍衣的长者，默默地面向着苍茫的海。海浪也似乎要比平日汹涌些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呼啸着撞向山脚的黑色礁石，激起半天高的白沫。海军山却只是站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任凭风吹雨打，那黑褐色的身影，在迷蒙的夜幕与海天之间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、撼人心魄的力量。我想，这不正是千百年来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的影子吗？无论屯边军民，还是本地的黎族同胞，面对怎样的艰难，怎样的困苦，他们也是这样不声不响，用一副不甘落后的、挺直脊梁，硬生生地凭着“三瓜”和“倒扣的船”扛了过来。这雨中的海军山，便是琼西人精神的写照了。

天大亮时，雨脚已收，云缝里斜射下几缕阳光来。而我则趁着兴致驱车赶路，去瞻仰雨后的俄贤岭。一路上，只见木棉树下堆堆残红，心底突然冒出那句古诗来——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
来到琼西东部山区万亩花梨林时，春雨还在洗染着山坡和村庄。翻过山坡，雨已变小，只见前方俄贤岭那平日线条分明的山峦，竟完全陷在了一片乳白色的、浓浓的雨雾里。雨雾犹如一大团敦厚而绵软的棉花，将山腰以上的峰峦遮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底下一段苍翠，仿佛一座仙岛浮在云端。原本喀斯特地貌的山体，奇峰怪石甚多，此刻在雨雾的包裹下，愈发显得神秘而幽深，不由得让人怀疑这是一方未曾被世人惊扰过的天地。而俄娘，以及那九个贪恋这一方幽境而不肯回天庭的仙子，此刻全都隐在了朦胧的背后，勾起我无尽遐想。

大约十点光景，雨终于停了，雾尚未尽收。记得曾有本地人说过，“不到上午十点半，不见太阳半边脸”。果不其然，这时太阳从岭上探出半张红彤彤的脸来，宛如一位怀抱琵琶的美人，又似半部意蕴深长的古戏卷，悄悄抓挠着人们的心。归途中，天色将晚，我带着孩子赶往福民夜市。由宽阔街道改造成福民夜市，两旁的行道树上挂满一串串亮晶晶的彩灯，这些被凌晨的雨水冲洗过的彩灯，此刻显得愈加明亮，虽不似大唐不夜城垂柳上悬挂的古诗词牌那般，让人有一诗一语之感，却又在隐约间透出诗意来，让人在烟火气中能触摸到祥和。

夜市里一个个电子喇叭，正拖着长腔卖力地叫喊着。那声音此起彼伏，再混着油炸臭豆腐和虾饼的滋滋声，裹着烤肉串的香味四处飘散开去，引诱八方市民络绎不绝地涌来。很快，喧嚣再次将这条原本宽阔的街道填满。而年轻人和孩子们的笑声，也似被春雨洗刷过一般，欢快而满足。

我点了一份椰子水清补凉，轻啜一口快要随椰子水溢出碗口的浮冰，心里顿感分外妥帖与安宁。心想，这一场春雨过后，旧的尘土已被洗去，新的、鲜活的日子已经开始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z@163.com

动物档案

空鸣云雀

符海沧



《花正红》(中国画) 贾广健 作

流年似水，但往事并非如烟。我时常想起：在故乡的田野上，经常有一种小鸟，精灵般，在飞行中“歌唱”，在“歌唱”中飞行。

记得我第一次与它相遇的时候，是几十年前一个初夏周末的午后。我放学回家，途经一片稻田。晴空高远，光灿如金。一望无际的稻田，绿意盎然，在微风轻抚下显得生机勃勃；田间溪水叮咚流淌，偶尔听到三五蛙声。偌大的田野，我独自沿着蜿蜒的田埂小道行走。突然，田埂边的矮草堆“扑”的一声！轻捷地窜出一只小鸟，如同一道闪电，直扑云霄，张着羽翼，悬停空中，鸣叫不止。我感觉，它好像不是在鸣叫，应该是在纵情“歌唱”。它的声音，时而短促、时而舒缓，时而高亢嘹亮、时而婉转动听，韵味十足。我当时惊呆了，心里思量着：这是什么鸟呢？从没见过这鸟鸣。那天，好奇心一下子被一只“莫名”的鸟激发了，“耿耿”于怀。

再次不期而遇这“莫名”的鸟，应该是我上小学时的暑假。那天下午，我在村北边的坡地上放牛，坡地紧挨着一片水田。夏秋之交，阳光和煦，清风凉爽，碧草繁盛。牛在慢悠悠地啃着青草，我倚靠在斜坡软绵绵的草地上，把草帽盖住头，闭目养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倏地，从天空传来了熟悉的多声，清脆悦耳。对了！就是它——“莫名”的鸟的声音！我猛地

把草帽一掀，如同见到故人，满心欢喜。只见它在湛蓝的天空中和空旷的田野上，一会儿盘旋在高空，振动双翼，几乎悬停，声音高亢而嘹亮；一会儿像箭一般向下俯冲落地，婉转的鸣声戛然而止；一会儿又突然从地面直插云霄，永远向上再向上，高歌猛进，像一个斗士，勇往直前！后来，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夜莺的歌喉很婉转，只有停靠在枝丫上的时候才发声；百灵鸟的叫声很动听，但听久了会显得过于单调乏味。只有这只“莫名”的鸟儿，才是一个地道的“歌王”。不妨试着想象一下吧，它若不是“歌王”，谁还会是呢？在辽阔的天空和宽广的田野之上，它在纵情“歌唱”；它居高临下，唯我独尊，仿佛整个天地，都是它占据和驰骋的“舞台”。躺在草地上的我，是倾听它淋漓尽致表演的唯一的观众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听得如痴如醉，直到暮色苍茫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夜里耳边还时时萦绕着这“天籁”般的回响。

这只“莫名”的鸟究竟叫什么名字？我一直疑惑不已。在中学时代，我偶然读到雪莱的抒情诗《致云雀》时，顿时被其中精彩而形象的描写深深吸引住了：向上，再向高处飞翔/从地面你一跃而上/像一片烈火的轻云/掠过蔚蓝天心/永远歌唱着飞翔，飞翔着歌唱……

一口气读完这首诗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禁不住会心一笑——自己多年来常常记起却遍寻不着的“莫名”的鸟，不就是伟大诗人雪莱笔下的“云雀”吗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在诗中，雪莱将云雀描写得生动、形象、惟妙惟肖，把它描绘成一个欢乐、自由、超凡脱俗的精灵，塑造了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。

从我出生的海南岛，到雪莱在意大利听到云雀鸣叫并创作《致云雀》的亚平宁半岛，两地虽相距万里之遥，但云雀作为跨越两大洲、两个国度共有的物种，其繁衍生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无论是在异国、还是在故乡，无论是在诗中、还是亲历所见，云雀始终给人类一种自由自在、积极向上、欢乐歌唱的启迪。